



### 习俗杂谈



## “换锅底”与“敲白铁皮”

□程太和

锅底可以换吗？可以的！但要看是什么锅底，铁锅底不可以换，铁锅坏了，只能请修锅匠修补。钢精锅，又叫“洋锅”，锅底坏了可以换锅底，有专门的换锅底师傅。

过去，在大街小巷、村头巷尾，常见有人挑着一副带着铁皮发出“嗖唰——嗖唰——”撞击声的担子，沿街叫喊“换锅底哦——换锅底哦——”。然后，就有人拿着旧钢精锅、旧水壶等出来，请换锅底师傅将漏水的钢精锅底、水壶底换掉。这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活计。换锅底时，新锅底与钢精锅锅身连接处要反复敲打，才能保证连接处不出现渗漏现象。

换锅底的师傅还兼营“敲白铁皮”手艺。白铁是一种镀锌铁。用白铁皮制作各种家用器具，叫“敲白铁皮”。敲白铁皮所用的工具有槽钢、鋸口榔头、塑形模具、卷管棒、方尺、直角尺、圆规、量角器、钳、剪刀等。槽钢是敲打折边、卷边的主要平台，方尺是敲打的主要工具，圆规是用来画圆形线条的。卷管棒在敲打卷管时使用，把白铁皮放在卷管棒上，用鋸口榔头敲打，才能打成卷管。塑形模具是一个中间下凹的圆凳墩，用于制作有凹形的圆形器具，譬如，喷水桶的桶口等。旧时，许多传统器具都是白铁皮制作的，如：喷水桶、水勺、漏斗、淘米箩、铁皮箱、烟道管、下水管等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城市汽车站、主要交通路口都有不少“换锅底”与“敲白铁皮”师傅的摊儿。笔者曾在海安汽车站门前看到一个“敲白铁皮”的师傅，整天在外日晒雨打，他的肤色显得很粗糙，但就凭着“敲白铁皮”的手艺，他把两个儿子都培养成了研究生，真让人佩服。

如今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以及塑料等各类制品的增多，“换锅底”与“敲白铁皮”的师傅基本歇业了。

## 1936年如皋恶性疟疾流行

□何台

1936年9月，在如皋东乡双甸、岔河、马塘、掘港（现均属如东县）及南通县石港、姜灶等地，发生了一次病情十分危急，传染极为迅速，死亡率很高的疫病，因为传染迅速而死亡人数又特别多，民间说是“瘟病”“惹人瘟”，西医说是“恶性疟疾”，中医认为是“湿温时疫”。染上这种病的人症状是大热大寒，一会儿热，一会儿寒，头剧痛，口大渴，有汗或无汗均不解热，欲饭不欲食，烦躁不安，极为难受。进而神昏谵语，抽搐痉厥。至此，回春者极少。此病一人得之，传染全家；一家得之，大都可能传染左邻右舍各家，幸免者仅是少数。而农村染此病者比集镇多，蔓延不数日，危害几十个乡。如皋东乡马塘区虹元乡有个村庄叫“百担圩子”，共有91户，271人，染病人数竟达243人，死亡110例。当时，江苏省第四区（南通区）《政情月刊》也有刊载：如皋马塘、岔河、蒲西，南通县石港、姜灶等地恶性疟疾流行，“患者近十万，死者逾八千”。可怕的恶性疟疾，人们谈“疟”色变。

此次恶性疟疾流行，主要发生在农村，对农村秋收带来了很大影响。同时对城镇的饮食业也带来了巨大影响，城里人不敢接待乡村百姓进城买卖、进城消费，城里人之间流动也很少，饮食业自然门庭冷落，生意清淡。当时，如皋城有数十家饭店、菜馆、茶馆，流动资金充足的尚能开门支撑，一般的小店只能关门歇业。即使是实力尚算可以的新园、新松林、小洞天、村外村也曾关门停业。大麒麟园、五云斋、石生茂、乾丰、永隆、如京等茶食店，以及一些酱园店、南货店、杂货店等都受到较大影响。

## 征 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，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# 建筑师孙支厦在莫干山

□汤建



中年孙支厦



静逸别墅

### 历史人物



在南通，提及钟楼、濠南别业、更俗剧院、军山气象台、女红传习所等城市地标性建筑，以及其幕后共同的设计建造者——近代建筑师孙支厦，人们通常会如数家珍，娓娓道来。而孙支厦在德清莫干山也曾留下深深的印迹，这一段精彩的故事，可能并不为大多数南通人所知晓。笔者就在此作一些介绍。

孙支厦（1882—1975），名杞，字支厦，以字行，68岁后常用“支厦”。孙支厦出生于通州（南通市）西城外祭坛巷，后于通州师范学校求学，并以土木工科和测绘科双料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。毕业后，孙支厦在近代先贤张謇的推荐及安排下，先后设计建造了江苏咨议局、南通博物苑、南通公共图书馆、贫民工场、军山气象台、濠南别业、淮海实业银行、通崇海泰商务总会大厦、南通俱乐部等近代建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1917年的时候，孙支厦就第一次踏上了莫干山这片神奇的土地，与在莫干山经营“巴家饭店”的德国人巴播一起精心绘制了莫干山第一张完整意义的地形图。1917年版本的莫干山地形图，建筑、水系、道路、方向一应俱全，较之于1904年的“莫干山避暑会”所绘地图，比例更加精

准，范围变得更大，因地图服务对象为外籍人士，文字标注还采用了英文。

1926年8月，恩师张謇去世之后，孙支厦去陆洪钧，为张謇的墓园做了最后的工程管理。不久，他便离开了家乡至浙江杭州、德清莫干山等地，继续从事建筑设计施工等工作。

孙支厦足迹所涉及的莫干山，位于浙江省北部的德清县境内，美丽富饶的沪、宁、杭金三角的中心，因春秋末年，吴王阖闾派干将、莫邪在此铸成举世无双的雌雄宝剑而得名，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。

自1896年始，莫干山曾长时间被洋人所控制以及开发。至民国年间，几经周折，作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，在任浙江省主席时收回了莫干山主权，并于1928年5月颁令建立了莫干山管理局。三年以后，也是在张静江的推荐下，孙支厦担任莫干山管理局一课课长一职（还有一种说法是莫干山管理局二课课长，笔者认为并不准确），任职约7年，一课课长的工作主要是总务和工务两部分，“工务”就包括景区的交通、园艺、测绘、计划、建筑等工作。这一期间，孙支厦以测绘工程师、土木工程师、建筑工程师和景区管理者的多重身份，参与了莫干山近代全盛时期的建筑活动。

1932年，受近代儒商周庆云及医学博士周君常的邀请，孙支厦在莫干山的上横路设计建造了莫干山肺病疗养院，该院主要的发起人有张静江、李石曾、蔡元培等人，院长则由留德回国的医学博

士周君常担任，他曾参加过孙中山医疗专家组，参与研究决策孙中山的医疗方案。近代疗养院的出现，是中国人卫生观念增强、健康意识提升的产物。如果说，北京西山疗养院是中国疗养院之始，那么，莫干山肺病疗养院则是中国肺病疗养院之始。

莫干山肺病疗养院的建筑主体为三层，局部采用四层，总建筑面积1322平方米，以山石砌筑而成，中轴对称布置，中间为入口门厅，内有旋转式木质楼梯以及宽敞的内部廊道。主要疗养用房均布置在南面，每一开间设置独立卫生间并结合功能要求做成凹凸的单元，其中凸出部分又做到了三面开窗，通风光照极佳，非常适宜人员疗养。从建筑平面布局的功能主义原则和形体处理手法来看，该建筑已具备现代主义建筑的特征。抗战期间，该建筑曾一度作为国民党陆军疗养院使用，专门接待师级以上的军队将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共华东局在原有基础上建立了华东干部疗养院，接待过朱德、彭德怀、刘伯承、贺龙、陈毅、张云逸等开国功勋，“将军楼”由此而得名。1952年7月，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、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张云逸大将，因工作繁忙，积劳成疾，经党中央安排至莫干山疗养就入住此处。他还个人捐款修建了云逸亭，该亭呈四角形，红柱、单檐、翘角。该建筑现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1934年，孙支厦又在莫干山的嘉兴

### 滩河口上的枪声

□孙同林

### 史海回眸



在古桥茶滩河畔，曾经有一座风光一时的商贸古镇——滩河口（今属如东县河口镇十里桥村）。

滩河口的西边是沿口，东边是桥茶，西边更远一点是李堡，东北方向是角斜。因为滩河口离这些镇比较远，又因为地处运河边上，水上交通方便，渐渐地，这里形成了一个小集市。清朝中叶，因官府在滩河口设局收税，又因为滩河口至桥茶之间修筑起一条大马路，陆上交通一发达，给商贾们带来方便，他们便纷纷在此设立商铺，高峰期商铺达50多家。店铺中有八仙行、布庄、点心店，有药房，还有四门店（棺材铺）等等。开店的多是本地人，也有从东北贩卖干货的客商在此落脚。逢年过节，常常有戏班在这里唱几天大戏，后来还有了像样的剧场。在周边商家间曾流行“桥、角、滩、堡鼓腰包”的说法，说的是滩河口与桥茶、角斜、堡河口等集市齐名，这种景象一直延续到上世纪的40年代。

北方人“南下”，要从滩河口经过，南路人“北上”，也要经过这里，独轮车、挑鲜队伍、运盐脚夫、百货担子、走亲访友等等，一时间，滩河口上呈现出车水马龙、人

### 如皋中山堂兴废

□白本

### 老建筑



如皋人与孙中山先生有缘，像磨头沈卓吾先生（1887—1931）便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，常年追随孙先生，更是中山先生奉安大典的历史功臣。正因如此，孙中山先生离世后，如皋建有中山钟楼、中山亭、中山堂等建筑，作为纪念。

其中如皋中山堂的历史记述不多，

只因中山堂建于城隍庙内，周思璋老人才在《如皋城隍庙兴废》中述及如皋中山堂。据其记载，城隍庙建于明朝洪武年间，位于东大街状元坊东，门前有对大石狮子，二进是上层向北的戏楼，三进是一座大院子，大殿前是白石月台。1928年11月，内政部下令废除淫祠荒庙，如皋成立破除迷信委员会，袁其炯为总指挥。袁其炯生于1904年，字锦之，淮阴人，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政治系，曾是国民党如皋县党部常务委员，还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科长、农工部处

果袭击税款的车子，后面拿快慢机的伪军必然会开火，如果这样，税款夺不到不说，还会造成伤亡。而且，这时候，武器对我地方武装来说比什么都重要，而且，搞枪的影响大，对敌人的震慑力更强。于是，他临时改变主意，放过前面的税款车，目标转向偷袭后面的两个持枪的敌人——夺枪。大家默默地看着税款的车子已经过去，却没有得到他的攻击信号，直到后面的车子来到跟前，他猛然大叫一声：“冲啊！”一边喊一边率先冲了上去，其他人见他冲出去，一个个也一边喊杀一边跟着他冲。持枪的伪军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已被冲上来的民兵扑倒在地，按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前面那个驮布包的家伙见后面的人遭到袭击，顾不得回头救援，抱头鼠窜奔逃而去。吴殿卿他们缴获到两支枪，夺得两辆自行车，借着玉米地的掩护，迅速飞奔南下。等逃走的家伙到滩河口据点招来伪军时，民兵已经走得很远，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听到滩河口传出的枪声。

1944年夏季的一天，河口地区地方武装负责人汪九江从内部得到情报，桥茶据点的十多个日本鬼子，乘一辆汽车下乡抢东西。他便带领10多个民兵，埋伏在滩河口东边的玉米地里，准备偷袭敌人。上午9点钟左右，敌人的汽车由东向西驶来。这时，有侦察员前来报告，汽车上有

被抓的老百姓。为了群众的安全，汪九江随即调整方案，命令大家不要袭击敌人的汽车，而是向公路上抛障碍物，阻住鬼子车辆下乡的路径。一时间树段、石块等东西抛撒一地，敌人的汽车看看无法前行，只好胡乱地放了几枪，掉转车头，灰溜溜地开了回去。

抗日战争结束以后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控制桥茶运河这条重要水道，将滩河口建成西接海安、东接桥茶、掘港的主要运输中转点，他们在滩河口南侧建起4座炮楼，严密控制我方活动。为了巩固解放区的胜利果实，与国民党反动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，我地方政府发动桥茶、景安两区一万多人，于1946年11月7日，对滩河口、桥茶、洋口全线的交通干线实现全面大破击，在敌人这条重要公路线上，共挖掘50多个1丈多宽、5尺多深的大缺口，破击总长达度达90多华里，使敌人的辎重运输车辆寸步难行，为解放桥茶、丰利等重镇做好准备。

国民党反动武装在滩河口建造炮楼期间，他们四处派工、抓丁，弄得附近居民人心惶惶，四散逃避，那些商家们更是纷纷关门，逃难而去，“南下”的和“北上”的行人更是唯恐避之不及，至此，滩河口集镇日渐衰落。

硝烟已散，枪声已远，如今的滩河口上只留下一个古渡口。

说明袁其炯毁庙后，未能很快建起中山堂。直到1929年底，或1930年初，如皋中山堂才兴建起来。那位“包商”龚义诚是如皋有名的建筑师，修建过教堂、公立医院。1938年3月19日，如皋沦陷后，中山堂门前挂有“大日本如皋县宣抚班”的牌子。4月29日凌晨，中国部队偷袭如皋，一度攻入城内，砸坏中山堂前的牌子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山堂成为中共如城镇委、镇人民政府机关驻地。本世纪初，随着城市改造，中山堂中的老建筑，陆续被拆除。